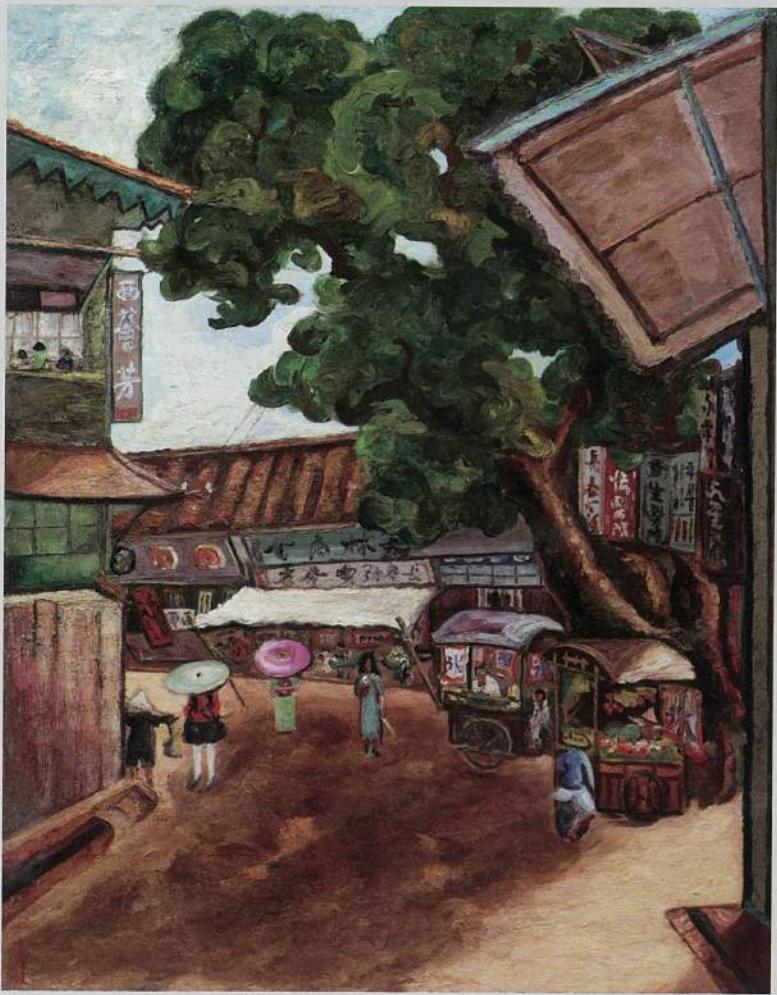


藝術之中·流行之外

再看台灣「敢畫三郎」——陳澄波

陳 澄波的「敢畫」，最主要呈現在題材的選擇方面，在當時的普遍的「西洋想像」和「有意的異國風情」之外，很豪邁的用力描繪當時他看到的世界。

撰文 | 李俊賢 圖版提供 | 尊彩藝術中心



從去年開始，台灣各美術館及畫廊等官民藝術空間接續舉辦多檔「陳澄波」展覽，在閱讀過這些展覽後，對於這位熱心公共事務，以至於「講北京話講到死」^(註1)的藝術家的旺盛創作力重新了解外，他的「敢畫」更令人敬佩。

敢畫

「敢畫」應該有兩種，一種出於本能以至於無法自處，例如梵谷，因為過度敏感、過度出力（粗礪），一般正常人「墨分五彩」，因為過度敏感，就會分更多彩；過度出力，本來只要承重五斤的線條，畫出來卻好像要承重50斤。或是像「洪通」，或許是「感通」到了心靈的異世界，創作的泉源就綿延不絕而無法自止。

出於本能的「敢畫」是天賦的，想不「敢畫」也不行。

另一種「敢畫」則是思考後的結果，例如「塞尚」，本來一顆蘋果畫到已經很像了，因為覺得那種「像」好像太「表象」，只好拿起畫筆繼續深耕下去，一定要畫到體力不支而後已。

出於思考的「敢畫」，是一種藝術專業的選擇，基於藝術專業的認知，明知道勇敢的畫可能會有不可預期的後果，還是勇敢的畫，如此的「敢畫」，是藝術家很難得的品質。

陳澄波之敢畫

陳澄波的「敢畫」，最主要呈現在題材的選擇方面，在當時的普遍的「西洋想像」和「有意的異國風情」之外，很豪



邁的用力描繪當時他看到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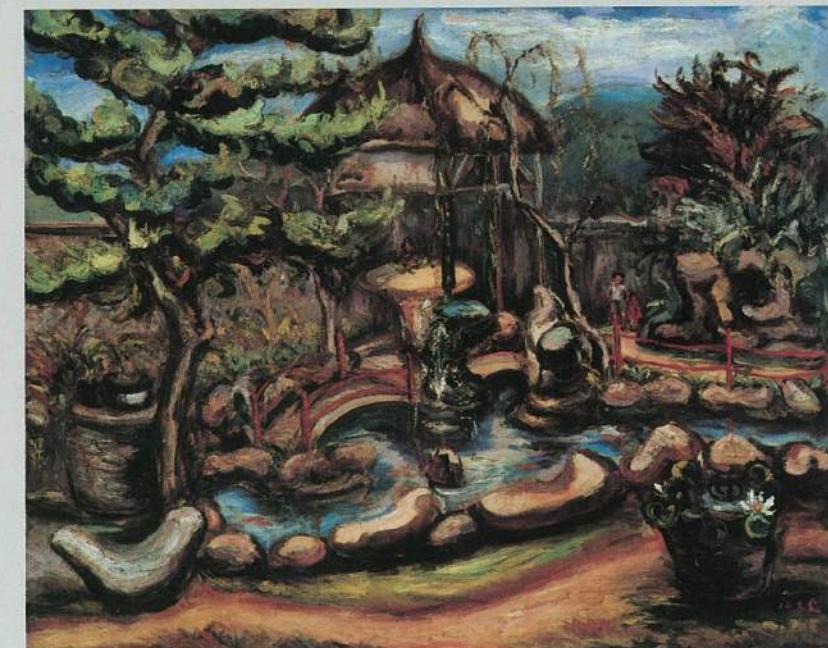
例如他1939年畫的〈貓鼻頭（濤聲）〉中海邊的茄苳樹，那種樹在台灣海邊很常見，也很能表達台灣海邊情境，但因為茄苳樹分枝結構複雜，少有台灣藝術家加以描繪。或是如1946年的〈慶祝日〉中日據時代放送空襲警報的鐵塔，相當繁複也頗機械性，習慣以手腕為軸心旋動畫筆的用筆較難適應，因而少見藝術家的描寫。

藝術家選定題材，一般都會有一套自我檢查機制，是否合於比賽、市場流行品味，是否太跳脫主流範疇、甚至是否有既定模式可依循等等，常常在一番自我檢查以後，能畫的題材已經剩下不多。

每個藝術家在選材上都會自我檢查，而像陳澄波這般豪邁寬廣的卻不多見，許多一般藝術家或許認為不重要的物件，常常在陳澄波的圖上都看得到。

陳澄波的「敢畫」其實更表現在「空間」配置方面，例如1936年的〈淡江中學（崗）〉，在起伏的丘陵地上，配置了各種不同作物的田地和樹木，在其中，為了表達各

●陳澄波 西蕃芳 油彩、畫布 50F 1932 ●陳澄波 台灣農家 油彩、畫布 10F 1932
●陳澄波 琳瑯山閣 油彩、畫布 30F 1935





種型態的田地，陳澄波採取了不同視點的透視方式，以便於更「準確」的描寫，這樣的「寫生」，已不是純然「視覺」的，由於知性的認知，因而運用了最能表現田地特徵的視點。在陳澄波這種變動視點的作品很多，在「視覺」上不很像，而「感覺」上則更真實，而且因為視點不定，使畫面一直都有「動感」，看起來充滿元氣。

陳澄波也很願意描繪「複層空間」，例如他多件以「嘉義公園」為題材的作品，在熱帶氣候中，植物很少停止生長，放眼看去，樹後有樹，樹後還有樹，樹葉縫中也有樹，這種繁複的複層空間，畫起來常常會吃力不討好，而或許是熱帶植物的生命力感染了藝術家，也回應以暢快的描繪，使畫面洋溢著熱烈的南國風采。

敢為與敢畫

所謂「畫如其人」，即使是一句古典語言，然而在21世紀當代閱讀陳澄波的畫作，藝術家的性格仍呼之欲出，或

許是有如此的「畫品」，才會勇於參與社會，也因而不幸遇難。

在陳澄波的社會貢獻之外，他的藝術確有其大作為，做為一個海島子民，在努力向外學習的過程中，不因當時的「西洋想像」、「有意的異國風情」品味風氣所限，仍本於藝術家所見、所感，忠誠的面對所面對的環境，並以個人藝術表達，如此的作為，確實是一位藝術的勇者。+

註1：陳澄波過世後，當時台灣藝術家流傳的話。

1	2
3	4

- ① 陳澄波 淡江中學（齒） 油彩、畫布 90×116.5cm 1936
- ② 陳澄波 猫鼻頭（濤聲） 油彩、畫布 50F 1939
- ③ 陳澄波 嘉義公園 油彩、畫布 30F 1934
- ④ 陳澄波 廟祝日 油彩、畫布 20F 1946